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十一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五年十一月戊寅朔上謂輔臣曰御史分察中都
官事已多矣又令察舉四方將何以責治辦且於體統
非是可罷御史察諸路官司如有不職令言事御史彈
奏著為令

新紀書戊寅罷
御史察諸路

陝西轉運副使李察請鄜

應副一路諸將并防城軍器什物從之

去年大舉轉運司官已各分路

今又有此奏請當考

熙河蘭會路經畧司言董戩鄂特凌古果莊

自言破夏國喀羅磋葉城詔經制司令鄂特凌古具有功

首領姓名以聞後各賜銀絹有差定州路都總管司

言見闕步軍乞不限指揮招填從之河北諸將準此

都水使者范子淵言昨被旨救護廣武婦大河淪塌隄

岸賴官吏奔走赴功連夕暴露畢力營救遂獲安定宜

蒙因賞以勸後功詔子淵具名以聞後轉運副使向宗旦以下各減年陞名賜帛有差

己卯謝麟言接納安化州歸順蠻人利害上批邊情在遠朝廷不見利害之實委謝麟等便宜措置無致生事

四年九月戊子以客省副使謝麟知誠州本傳云未幾復知沅州今年七月辛巳麟已自知沅州除經制宜州溪洞事則此時不應以知誠州見今寶錄稱知誠州恐誤今削去知誠州字九月庚寅更詳之詔种

諤具析沈括帶將官使臣軍兵若干往永樂城永樂陷沒及緣路亡失若干諸處存撫收集并沈括隨行各若

干以聞不得用情增減

朱本簽貼云一時取索刪去今復存之要見亡失實數

詳定禮文所言周禮小宗伯禱祠肆儀為位後漢隸司

徒府皆不於祠所以遠慢戒瀆本朝親祠南郊習儀

於壇所明堂習儀於大慶殿皆近於瀆伏請南郊習儀

於青城明堂習儀於尚書省以遠神為恭從之又言

壬午景靈宮奉安煇德殿三后衍慶殿三后欲每殿三

位同用一祝版不特拜詔每后各用祝版仍特拜

墨本云明

日奉安煇德殿三后朱本削明日奉安四字新本謂明日奉安典禮也不可削今從朱本

大宗正

司言興州防禦使仲騑先坐以火灼人面罰俸一季展

磨勘一年後又灼女奴面一年之中三犯非禮殘暴乞

重責降詔展磨勘五年

二月十五日
仲騑罰俸

詔梓州路轉運

判官承議郎程之才知徐州朝散大夫趙鼎並衝替之

才坐與前知瀘州任伋交訟報上不實鼎坐乘官舟附

私物也原武決埽塞詔禮部員外郎王子韶乘驛祭

謝勃泥國進奉使言乞自泉州乘船歸國從之

去年八月

詔特倚閣熙河蘭會路四州軍弓箭手及廊延

路沿邊城寨漢蕃戶借貸錢穀

庚辰瀘南緣邊安撫司言乞以戎州所買蠻馬配本路
兵外給十九姓七姓義軍人員令習馬戰從之 給事
中陸佃言讀吏部所上鈔內朝請郎提舉玉隆觀吳審
禮擬遷朝奉大夫緣審禮以老疾乞宮觀法不當遷詔
寢之 皇城使惠州團練使李舜聰提舉府界盜賊巡
檢公事視諸路鈐轄 詔梓夔州鈐轄供備庫使高遵
治戎瀘等州都巡檢西京左藏庫副使張壽各降一官

坐殺已降不肯解弓刀夷賊自上獲渝水夷人冒賞雖
會降赦特責之

辛巳奉安禮儀使宰臣王珪蔡確知樞密院孫固門下
侍郎章惇中書侍郎張璪同知樞密院韓縝尚書左丞
蒲宗孟及百官等班集英殿門上詣藥珠凝華等殿祖
宗神御行告遷禮至慈聖光獻皇后英宗皇帝坐號慟
久之羣臣莫能仰視於是珪等奉神御升綵輿赴集英
殿有司請皇帝還內上不聽每神御步從出殿次第導

畢始還宮時將奉安景靈宮至是塑像工畢始遷坐於
集英殿也 詔皇城使張免如京副使石溫其內殿崇

班趙潛各追五官文思使高政文思副使樂進各追四
官供備庫副使潘定劉青各追三官皇城使桑湜供備
庫使任端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宋球各追兩官皇城使
沂州團練使李祥左驤驎使閤門通事舍人孫咸寧左
藏庫使楊進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孫文各追一官東上
閤門使狄詠西上閤門使張守約皇城使昌州刺史帶

御器械梁從吉各降一官並坐出界將領計亡失所部
兵用十分法追奪也

壬午質明宰臣百官班集英殿上御殿東幄陞殿奠薦
如儀禮儀使以神御綵輿行有司奏請還內上不聽步
出幄每神御導出至宣德門外次第導辭畢還宮奉安
於景靈宮

癸未上朝享景靈宮宰臣百官陪祠殿下先詣天興次
遍諸殿至繼仁殿哀慟久之先是祖宗神御殿分建於

諸寺觀上以為未足以稱嚴奉之義乃酌原廟之制即景靈宮建十一殿每歲孟月朝享以盡時王之禮及是

宮成奉安禮畢初朝享也賜管勾及勾當景靈宮官器

幣有差

新紀書壬午景靈宮成告遷祖宗神御癸未初行酌獻禮乙酉赦天下官繪象臣僚子若孫一

人庚寅燕侍祠官舊紀比新紀差詳要是別無異事景靈奉安英宗皇帝御容畢次日皇太后親詣酌獻祝文鄭邸溪集列真秘宇右敞神宮天開九重雲車來下威顯斐疊玉座甫寧涓吉齋誠躬修明薦以時朝獻永奉皇靈案雲車句當在天開句上躬修句當在消吉句上于韻乃叶此疑倒書

廣南東路轉

運判官徐九思言東海有島曰香山僑田戶主客共五

千八百三十八分隸東莞南海新會三縣凡有關訟各
歸所屬縣辦理遇風濤則踰月不通乞建一縣因香山
為名本路監司相度欲止置香山鎮差監官一員兼烟
火盜賊從之

乙酉以景靈宮奉安神御禮成大赦天下文武舊臣預
神御殿繪象之子若孫並與初品官親王之後與見襲

爵者遷一官

當刪取赦書
條件增入

封御侍陳氏為才人 詔

罷知宣州陳侗再任差判登聞檢院以御史王桓言其

不當以便私求再任也 都水使者李立之言今月壬午塞原武埽決河口五鼓兩馬頭墊落水面闊二十五步雖已固護修閉緣冬深天寒難施工作乞至正初乃進工從之應修閉水口官吏並令開封府劾罪 河中府言脅降蕃官殿直拜斯凌殿侍李楞濟伊特香三人不敢一例刺配詔押送江西州軍羈管給大刑券本處給身分請受 河東路經畧司言府州火山軍申黃河內有北界人船漂至河濱斥候堡已收救得詔牒還北界

丙戌詔李憲聞知蘭州李浩性多褊執役使軍士過當多有怨嗟仰密體量如委不可倚仗在彼即別選人以聞後數月命王文郁代浩知蘭州

王文郁知蘭州在明年二月九日丙辰

鄜延路經畧司言塞門山城逼山受敵有古城基并古壕限權本路第三將米贊和募禁兵興築凡七日功畢詔米贊減磨勘三年都水使者范子淵言自大名抵乾寧跨十五州河徙地凡七千頃乞募人耕租從之戊子詔鄜延路沒於王事有家屬見在本路欲歸鄉者

給賻外其大使臣以上更支行李錢百千小使臣五十千差使殿侍三千其餘比類支給 詔故淑妃董氏逮事仁宗生魯國大長公主與恩澤四人令本家具名以聞 權京東路轉運判官吳居厚言諸州剩員所在利於冗占乞從轉運司與當職官看詳合留窠坐裁去冗占以立定十分外量立一分為額以待緩急餘並簡放編入奏策從之 陝西轉運副使權環慶經畧司范純粹奏近者伏見廊延路行營軍馬以賊兵大至永樂被

圍徐禧以下皆在圍中勢有不立須藉隣援本路經略
司牒環慶等路差發兵馬是時臣適在環慶親見曾布
議論以謂不奉詔旨不敢擅遣後至降到朝旨果令差
發未及延州而永樂新城既已不守使者殲沒兵將亡
陷上軫聖念下困人力機會之失害事如此臣檢準先
降戰守約束諸路並於平日差定主兵官將準備互相
應援或賊衆大舉聚入一路除已差兵將外更許逐路
那兵節次策應昨因徐禧計議邊事悉罷策應之法方

於其時莫有言者而利害得失見於今日豈有兵困重圍請援隣道尚容中覆而後可哉今邊患未消敵情難測願陛下深鑒近事斷自聖心更修久長之法以杜倉猝之患臣不知邊事不識忌諱惟是思慮所及不忍緘默負區區憂國之素心詔陝西逐路經畧安撫使自今應有事宜更不令別路兵馬應援常須本路廣為隄備自作枝梧無致悞事

純粹五年十月十一日復運副使是冬奉詔權領環慶路經畧司十

一月十一日奏此十二月二十九日有旨下諸路時純粹已罷帥更不別論奏奏議第十卷可考元祐元年閏

二月十一日純粹再奏四月三日
又奏二年二月十八日降指揮

己丑翰林侍講學士黃履試禮部尚書通議大夫禮

部侍郎謝景溫以本官知洪州景溫奏疏陳邊事所言

多上與執政密議外人無知者尚書左丞王安禮景溫

妹壻也上疑安禮泄之惡景溫交結迎合故令出守

此據

劉安世
言章

知誠州周士隆言準朝旨招納上江多星銅

鼓潭溪上和鷄公兩路溪洞所有西道胡耳塞溪等處
犬牙相入竊慮犒賞不及或不虞生事乞下謝麟措置

或許本州撫納詔趙楊相度尋令依荆湖北路都鈐轄

司所奏一面撫納更不候趙楊相度

不候相度見乙巳日今并書謝麟前

知沅州四年九月知誠州未幾復知沅州此據麟本傳不知周士隆何時知誠州或是代麟也七年五月十一

日孫覽云云可考

荆湖南路轉運司言邵州界溪四團人戶

袁通曉等乞歸明詔聽招納經制宜州溪洞謝麟等

言安化中州并上州蠻蜚未便歸順乞差將兵詔於廣

東江西近便路選兵三千并差桂州駐泊驍騎兩指揮

宣德郎洛陽楊畏為監察御史用中丞舒亶薦也

庚寅燕於紫宸殿以奉安列聖於景靈宮禮成故也

辛卯就差案閱河北集教保甲樞密副都承旨客省副
使張山甫入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劉惟簡案閱
本路團教保甲依案閱賞格給賜弓箭手馬步射第一
等銀碗七兩絹五匹步射及弩手第一等銀碗五兩絹
五匹第二等三等各第減三之一都副保正大保長并
已補名目教本保人武藝及第一等都副保正計本都
保及十分三班差使借差八分大保長計一都保及十

分三班借差九分下班殿侍八分並給銀碗十兩絹五匹不及十分第減有差

壬辰詔聞蘭州食貴本州等守禦兵見管七千除留壯健四千人外其餘令於近裏州軍就糧 新知湖州閭

邱孝直言伏見在京置四抵當所許以金帛質當見錢月息一分欲望推行於諸路州縣其無市易官處就委

場務官兼監以歲終得息多寡為賞格

朱本刪去云無施行

詔

樞密院自今應本院畫旨送承旨司文字緣係未行出

本院可更不送門下省

此據御集十一月十五日事

癸巳步軍司言効忠指揮使林方狀三次功勞當轉資檢會賞格止言指揮使兩該賜即轉都虞候其効忠軍額無都虞候職名詔林方特轉都虞候熙河蘭會路都大經制司言昨大軍出界差主簿李宗傑隨軍指引保甲人夫發粟窖搬運遇蕃賊陷沒未推恩詔宗傑依軍主簿陳彥長例以父官官其子給支賜賻物監察御史王桓言知虔州汪輔之謝上表辭意狂悖望特竄

亟詔罷知虔州依舊分司輔之前為開封府推官乞分
司久之乃得虔州謝表云清時有味白首無成又曰插
筆有風空圖無日言者謂清時有味蓋杜牧詩其末句
云樂遊原上望昭陵輔之託意怨望故黜之

司馬記聞云輔之為

河北監司坐輕躁得罪勒令分司按輔之分司不綏輕躁事在元豐三年九月四日記聞或誤也今畧加刪修

甲午延安郡王傭言蒙恩進封本閣使臣乞下有司檢
例推恩詔內東頭供奉官馮世寧減磨勘二年內西頭
供奉官李倬藍從熙各轉一官知秦州通議大夫呂

公孺知相州先是李憲以詔發兵公孺不遣與憲互論

故有是命

此據本傳

司門郎中李文卿知晉州以御史王

桓言文卿品質卑凡不足汚郎官之選故也 詔提舉

教習馬軍所見教臣僚子弟并百姓等馬步射闊閃弓

各及一石五斗力手足應法者具名奏

熙寧十年九月庚午秋詔同提

舉此詔與元豐三年六月十八日己酉手札相重恐實錄或誤當考 舊錄王中正傳云詔提舉教閱在京馬

軍中正悉以所製弓弩諸兵器及擊刺施用與馬步射教法上之既試咸可用詔頒行之又云詔選教內臣及馬軍武藝以諭諸將提舉教習馬軍所教臣僚軍班子弟及武學生員凡數百人既成引見陞補有差新錄並

削去今附此當考熙寧十年九月庚午至元豐三年三月甲戌五月癸酉六月己酉六年二月辛亥當并考

戶部言行官制以來惟是吏祿條目最多一等吏人職次既同責任又均而獨於祿廩頗有厚薄誠若未安乞三省六曹諸司省臺寺監見充正額人數不問舊請多寡並依新格支給其係撥到逐等守闕或帶權字人並給正額請受十分之七應前後許帶舊請指揮更不施行詔除三省外依奏

乙未河東路轉運判官通直郎蔡璫直龍圖閣知秦州

詔太宗正司不隸六曹其丞屬聽中書省取旨差都

知押班除授歸樞密院

三月乙未七月庚子當考

景福殿使武信

軍留後李憲為熙河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其經制
邊防財用依舊上始欲用憲為節度使知熙州尚書右
丞王安禮曰國朝之制內臣無任節度使者其寵任之
極不過畧之稍廩而已當真宗時劉承珪以忠謹得幸
欲以節度使與之王旦執以為不可故至今官不過留
後矧有民社豈易輕付上曰憲解內職未必喜安禮曰

人主用人顧理之有是非不計其人之喜與不也昔漢
光武用外戚陰識為侯常每巡幸則委以禁兵留鎮京
師以識之賢固堪其事而後世乃緣以為比不問賢否
為公卿用事者踵相躡也故卒為東漢禍今憲雖有戰
多使其果賢猶不可啟其端況無以踰人者尚書左丞
蒲宗孟進曰陛下擢材無所不可安禮曰宗孟他日未
嘗言而今乃及此臣不識所謂既退安禮毅然謂宗孟
曰孰遣君出聲幾亂朝廷事宗孟恚曰上使宗孟與政

今顧弗得言明日廷辯之安禮曰君等足與為治乎第

言之祇為諛耳宗孟慚卒不敢辨

此據安禮行狀附見當考求月日或削去

詔宗室叔教訟禮院定克愉襲封不公罰銅二十斤

兵部言已支陝西軍器百一十萬今本路又乞支軍

器詔據所闕三分給付一分管勾後苑房廊物貨所

言元豐四年八月置場至今年十一月共收錢六萬七

千緡

朱本削去

丙申門下省奏樞密院差入內東頭供奉官李宗立領

萬壽觀不當為提點詔改為管勾 又詔州縣官得替

計程支庸錢而中道物故丁憂者程雖未滿其錢勿追

詔選新知登州朝散大夫石禹勤知撫州如行鹽法

職事修舉當議旌擢 承議郎考功員外郎范岫增差

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

增差當考

御史中丞舒亶言

根勘住滯梓州路轉運司乞差官給授田土及差周宥

崔象先勾當軍頭司事已根究住滯事節實緣官吏慢

令造姦雖該赦更不勘結望裁酌指揮詔結勘以聞

十月

甲子初明年
二月庚戌斷

又詔新移遼使驛路所過諸州權許不

限米石數造酒

廊延路經畧司言延州白草等城寨

及保安軍等二十二處守禦未備乞指揮范純粹應副

詔錄呂惠卿所立廊延路守禦要急次急稍緩三等及

據緊緩計置防城器甲什物分數條約劄與范純粹

詔撥糴便司見錢鈔二十萬緡與河北轉運司計置軍

儲

己亥陝西轉運副使李察言本路五都作院未分路時

專差監司一員檢點今諸處急關軍器全藉都作院應
副欲令華州應副鄜延路鳳翔府環慶路秦州秦鳳路
渭州涇原路永興軍永興軍路各委監司提舉其永興
軍都作院乞委提點刑獄一員提舉從之
十二月十六日差官
庚子特封雍王顥長女為京兆郡主

乙巳上批付苗授據閻仁武奏十月壬申蘭州北有西
賊五十餘人隔河呼曰我夏國已勝鄜延路兵俟河凍
即至蘭州卿宜大作枝梧守禦器具倍加點檢聞賊酋

星多哩鼎者用兵頗凶忍

星多哩鼎已見四
年十一月己丑

永樂之役

初總兵至者乃梁默寧凌逡巡十餘日每日支分萬餘人持鋏鑊掘城為城上官軍擊死者旋即拽去或覆以氊不欲官軍見之後哩鼎領兵至驅率蕃丁蟻附而進死者列布城下皆不掩屍晝夜急攻故新造之城不守卿宜知此并密諭蘭州守將委悉令廣備守具提舉陝西買馬司言本司管認支填遞馬闕數至多少有及四尺一寸赴官中賣欲乞依定價權買四尺二寸一寸

壯馬及十一歲以上與壯馬相兼支遣從之仍不充額
奉議郎知楚州鹽城縣向宗賢言本縣前監都鹽倉
通直郎王仲京在任於質戶質錢倍過物價已贖仍虧
子錢百千仲京宰相王珪之從子故無敢發摘乞選官
根究詔淮南路轉運司劾之詔提點開封府界諸縣
鎮公事承議郎楊景畧降一官管勾官歐陽粲任元渥
各罰銅二十斤並坐遷本司廨舍違滯及景畧不親督
趣捕蝗雖會恩特責也安化州蠻人蒙光仲光趙等

六人內附各除官有差

七月
辛巳

是月夏人以書繫矢射之鎮戎軍境上劉昌祚以白經畧使盧秉秉命毀棄之夏人又遣所得俘囚齎書遺秉仍移牒秉不敢不以聞詔秉諭夏人依故事於廊延自通其遺秉書稱夏國南都統星茂威明吉鼐書云昨於兵役之際提戈相軋今以書問贄信非變化曲折之不同蓋各忠於所事不得不如此耳夫中國者禮義之所存出入動止猷為不失其正苟聽誣受間肆詐窮兵侵

人之土疆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體豈不為四方之羞哉昨朝廷暴驅甲兵大行侵討蓋天子與邊臣之議謂夏國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遂有去年靈州之役今秋永樂之戰較其勝負與夫前日之議為何如哉且中國非不經營五路窮討之策既嘗施之矣諸邊肆撓之謀亦嘗用之矣知僥倖之無成故終歸樂天事小之道兼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西連于聞作我歡鄰北有大燕為我疆援今與中國乘隙

伺便角力競鬪雖十年豈得休哉念天民無辜被茲塗炭之苦孟子所謂未有好殺能得天下者也況夏國主上自朝廷見伐之後夙宵興念謂自祖先至今八十餘年臣事中朝恩禮無所虧貢聘無所怠何期天子一朝見怒舉兵來伐令膏血生民勦戮師旅傷和氣致凶年覆亡之由發不旋踵朝廷豈不卹哉蓋邊臣幸功上聽致惑使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載省厥由悵然何已吉鼎遂探主意得移音翰伏惟經畧以長才結上

知以沉謀幹西事故生民之利病宗社之安危皆得別
白而言之蓋魯國之憂不在顯臾而隋室之變生於元
感此皆明智已得於胸中不待言而後諭也方今解天
下之倒懸必假英才鉅德經畧何不進讜言排邪議使
朝廷與夏國歡和如初生民重覩太平寧有意也倘如
此則非惟敝國蒙幸實天下之大惠也

十二月丁未朔遷蕃官西頭供奉官李中和為西京左
藏庫副使內殿崇班蓋諤為供備庫副使以西討獲級

應格也 廣西轉運副使吳潛言近差溫杲知欽州竊聞交賊切齒欲食杲肉萬一因以致寇上批杲資性綿悞又與交人有隙實不宜在極邊要地可改差本路鈐轄劉熙兼知欽州

戊申詔門下省凡中書省樞密院文字應覆駁者若干事體稍大入狀論列事小即於繳狀內改正行下若事不至大雖不足論列而其間曲折難以繳狀內改正者即具進呈以應改正事送中書省樞密院取旨

舊紀書
詔門下

省覆駁事以狀論之非干大體
者行訖以聞乃係之丁未日

大理寺勘斷市長謝

元卿等罪不直不盡詔御史臺劾罪以聞 詔押賜董
戡官誥使种誼減磨勘四年餘各減年賜錢帛有差

監察御史王桓言大理寺被旨根勘前羣牧使韓鎮將

本司公用物歸家連其子宗恕大理寺並不究其情輒

以恩原不復結案乞再送別司根治詔開封府根勘以

聞後宗恕差替鎮釋之

當并初勘時
六月五日

前察訪荆湖路

常平等事司勾當公事段詢減磨勘三年賞根括水陸

田四千一百餘頃也 朝散郎發運司糶糴斛斗鄭佶
減磨勘三年前西頭供奉官除名勒停黃州編管人張
從惠減一赦敘並以嘗幹當汴口建議導洛入汴也

辛亥分命輔臣祈雪

壬子提舉修蓋景靈宮寄內藏庫使慶州團練使宋用
臣遷寄皇城使登州防禦使

癸丑樞密院承旨司言開封府界諸縣及白馬昨城韋
城弓手昨雖裁定縣以二十人為額其庸錢未經立法

看詳縣尉既不管鄉村賊盜弓手頓減出入之勞所支庸錢當依諸路弓手定為一等一年正支錢三十千共減錢三千六百二十緡乞預先會校錢糧一處封椿從之都大經制熙河蘭會路邊防財用李憲言以本路逐將據見管正兵漢蕃弓箭手盡數於所駐州軍團結為五軍仍自熙河蘭會一路先推行五軍各差都同總領蕃兵將二員如一州蕃兵及千人給公使錢千緡至三千緡止許將官從宜支使從之

朱本移入明年七月壬戌今從新本又

言乘來春賊衆未聚先築努扎堡最為賊衝城圍須及千步并接勝如堡中間築一通過小堡次展定西城蘭州故址然後築鞏心諸堡竊見通遠軍當熙河秦鳳四達之衝人物稠穰即古渭州舊隸平涼縣乞改賜州名以定西城為通遠軍以努扎為定西城如此則折衝制勝之形成矣又言臣昨上復古渭州及易置通遠軍定西城列置蘭州堡障事蓋緣熙河一路形勢全藉新復州城以為屏蔽况所得之地川原寬平土性甚美屬羌

數萬已就耕鋤新招弓箭手五千膏腴土田占籍未遍
須增修城壘使有土著之心不惟地利可助邊儲亦絕
犬羊規取舊物之計臣至熙州錢糧殊未有備今且興
功於努扎羅日伽羅總三處努扎川西接定西城北通
勝如堡東北扼石硤賊馬來路其羅日伽羅總兩堡東
接蘭州北臨黃河每歲河凍須藉羅日等處控遏賊衝
來歲乘春若不先築努扎一帶次完蘭州管下必恐夏
秋復寇定西日者本路經畧司奏乞遷三岔堡增展定

西城臣以謂三岔地在掌握雖費財力而不為用其定
西亦須俟努扎亭障既立乃可乘勢增展望特降指揮
更賜錢帛一二百萬緡及廂軍萬人速至本路詔遣內
侍大使臣各二員就陝西河東團結廂軍萬人於二月
內至熙河蘭會路錢帛於秦鳳路椿留錢及李元輔變
轉四川錢各支五十萬緡

丁巳賢妃周氏進位德妃冀國大長公主進封魏國大

長公主

新紀書以賢妃周氏
為德妃舊紀不書

上批起居舍人王震諳

曉吏文即今全無職事官制所擬修六曹敕令文字浩繁詳定官安燾崔台符各有尚書省職務不能專力可差震同詳定 詔御史臺秋冬季差御史一員赴三省

點檢諸房文字稽滯毋得干預省事及見執政

舊紀書詔監察

御史歲以秋冬察三省稽違新紀不書

詔六年正旦御殿用新樂

舊紀書丁

已新作大樂成新紀書丁已新樂成

右驎副使知瀘州張克明言瀘

州地方千里夷夏雜居近者白崖固落婆遠等生夷並為王民既供租賦或相侵犯未有條約一以敕律繩之

或恐生事臣欲乞應瀘州生夷如與華人相犯並用敕

律同類相犯即比附黔州蠻五等罰法從之

四月二十七日庚午

已除王光祖知瀘州今十二月十一日丁巳克明以知瀘州論事其月十九日庚申又書光祖知瀘州不知何

故今削去
庚申所書

詔景靈宮繪像臣僚本支下兩房以上取

無人食祿者如俱無人食祿或俱有人食祿均者取最

長未均即食祿人少者取最長仍以子孫為次敘若子

孫亦係繪像本房見無人食祿即便不問別房應推恩

人願與以次及別房者聽 詔龍猛都指揮使謝有換

文思使先是殿前司體量有武藝不堪換授上曰朕記邊臣有言其材勇者可體究又詔樞密覆視皆言年雖五十餘委有心力故有是命

戊午引試教閱馬軍所解發習武藝人李振等二人中格並補三班差使詔按閱河北團教保甲所應有出等武藝人雖未團教聽先次解發赴闕按試

己未詔朝散大夫試吏部尚書李清臣通議大夫守侍郎蘇頌奉議郎試中書舍人蔡卞通直郎試起居郎蔡

京各遷一官樞密都承旨客省使舒州團練使張誠一
領秀州防禦使故起居郎畢仲衍賜絹百匹檢討詳定
官一年以上減磨勘三年以下減二年離局第減一等
並以官制成推恩也 詔冬正朝會諸軍所服衣冠廂
都軍都指揮使都虞候領團練使刺史服第五等軍都
指揮使都虞候服第六等指揮使副指揮使服第七等
並班於庭副都頭以上常服班殿門外 內園使郭忠
紹言保寨使臣應係兩員以上並係土人處乞以軍班

或資廕人一員對換與土人參用從之 种諤言宣德
郎徐勳閭門祇候种朴望特獎擢詔進城山界諤則預
議永樂失守又領一路經略安撫副使自當有罪朝廷
寬恩責後效乃敢妄為子弟乞恩初無忌憚特罰銅三
十斤 梓州奏奉詔收買青綠彩色凡二千斤已計綱
起發餘數見計置收買上批速降指揮罷買恐勞民故
也

庚申詔川峽四路不得將家屬赴任法其除之

舊紀於
戊午日

書詔官川峽不許家行今遠邇如一其除之新紀不書
今依實錄附庚申日張方平不敢携父之任范鎮東齋
記事可增入 上批河北緣邊安撫司謀知遼人令賀正旦

副使趙庭睦覘朝廷西事慮敵人因語言探測虛實其
當酬應之辭三省樞密院同議定劄與館伴先是劉摯
等使敵陞辭日永樂城已陷上數言西事面授畫一十
餘條預為問對之語曰此禁中自草又歷議所以然且
曰敵多辯詐毋為所勝摯對曰臣以誠信自將上憑威
靈敵雖多詐安能勝臣聞言忠信蠻貊之邦行矣臣謂

問對之際不必過為遷就上喜曰誠是明日遣中使就

郊賜茶六十斤諭曰非常例也

摯事據摯行實或附八月辛未初使時然附此

為允

提舉汴河隄岸司言汴河隄岸起三年四月修築

至今年十月八日畢工詔都水監官覆視保明以聞

原武埽塞特賜役兵錢有差

新舊紀並書辛酉塞原武決河與實錄差一日又十

一月己卯實錄已書河塞遣官致祭矣當考

辛酉上復御延和殿宣三省樞密院輔臣赴景福殿觀

魏國大長公主出降粧奩

尚書省上元豐五年下半

年條貫詔依簽改行下上每於進擬敕令必簽貼改定

然後降出其所指擿事理皆有司抵牾也

九月十四日
十月十二日

詔嵐石隰州都巡檢司舊賜公使錢百五千移賜葭
蘆吳堡寨緣邊都巡檢使其石州舊帶三州都巡檢止
令嵐石州各帶本州沿邊都巡檢使遇緩急應援各別
給公使錢百千

壬戌詔諸路監司兼提舉都作院河東以提舉常平等
事趙咸梓州路以轉運判官許彥先秦鳳等路以提點

刑獄呂溫卿京東西路以轉運判官呂孝廉淮南西路

以提點刑獄王瑜江南東路以提點刑獄高復江南西

路以提點常平等事蹇序辰

十一月二十二日李察云云

御史臺

閤門言開封府諸曹官左右軍巡兩廂官亦縣丞係比

類附班得預朝參其秘書省校書郎正字太常寺協律

奉禮郎太祝郊社令三學博士五監主簿皆職事官雜

壓亦在赤縣丞之上而獨不預欲自今並令朝參從之

癸亥上批壬申日遼使見以在臘享致齋不用樂雖有

舊例然北使素以用樂燕犒為恩禮之重三省樞密院
且更詳度取旨初閣門言甲戌臘享前三日皇帝不游
幸不作樂賀正旦使賜御筵撤樂如至和二年元豐元
年故事已從之而復有是詔然卒用例 奉議郎王欽
臣言諸路監司被制書鞠事所降指揮有差官取勘者
有取勘聞奏者一例差官伏緣詔旨自有區別伏望申
明自今朝旨稱取勘者監司自勘委勘處或隣近通判
錄問檢斷如干繫者衆須當置司乃得差官從之 陝

西轉運判官范純粹言昨遣本司勾當官呂宗岳管認計備延州懷寧浮圖寨守禦已被受託故不肯就事乞先衝替上批可依奏速處分聊警慢官小吏用心趣事不敢玩法接伴使吳安持言遼使緣路事節並如舊惟例送樂人馬一匹不至臣等俟前路言及詔安持等勿問

甲子詔在京新城外四壁城壕開闊五十步下收四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不及者至泉止

本志又增人自是水有所歸而京城

固矣今
不取

河北都轉運司朝奉大夫集賢殿修撰蹇周

輔為寶文閣待制 比部員外郎宇文昌齡自廊州制

勘回進對賜緋章服昌齡言陝西逃軍乞增賞告捕詔

每捕獲禁軍一人賞錢五千

四月三日甲寅昌齡以御史受命往廊州二十五日

改比部員外郎十二月甲子
回明年正月己丑獄治斷

丙寅上特御延和殿引奉議郎權發遣府界常平等事

張詢以下十人進對是日旬休百司不治事上特御便

殿延見羣臣踰午始罷於是編類國信文字承議郎王

汝翼前權發遣提舉梓州路常平等事江行各面賜緋

章服

兩紀並書旬休御延和殿引進對官十人

都大提舉汴河隄岸司言

準朝旨為原武埽閉合水口見增防堰令本司權閉斷
魏樓孔固榮澤斗門五七日自閉合三斗門汴水增漲
今自開遠門浮橋以上凌排查塞水欲抹岸望速降指
揮開撥沿汴斗門及乞於京西向上汴河兩岸相度可
潰水處即決隄分減水勢詔如實危急即依奏

丁卯廣西轉運副使吳潛言雷化發船之地與瓊島相

對今令倒下廣州約五千里請引不便欲乞廣西沿海一帶州縣如土人客人以船載米穀牛酒黃魚及非船舶司抽解之物並依舊更不下廣州諸引詔孫迴相度於市舶法有無妨礙既而不行

朱本簽貼云後來進呈訖無施行刪去今并存之

戊辰詔陝西封樁錢內支三百萬貫分環慶涇原秦鳳路乘時市糧草戶部言昨遣李元輔經制變運西川錢物赴陝西路今具已到之數金銀物帛八百十六萬

一千七百八十匹兩錢三百四十六萬二千餘貫 詔

門下省凡本省事從本司取旨 又詔大理寺劾祠部

郎中趙令鑠以令鑠道遇叔祖宗晟不致敬故也後令

鑠罰銅四斤 都水使者范子淵言案視衛州王供埽

引道大河可否利害更乞增差春夫萬人於所決巧婦

媧下預開一河及其開修王供埽等處畫一事詔遣吏

部侍郎李承之入內供奉官馮宗道覆案 御史王桓

言啓聖院相國寺忌辰行香儀左右巡使兩赤縣令於

中門相向分立俟宰臣至立位前直省官通攝案此儀推行雖久無所據依大意推崇宰司故令立班迎候日者極追遠之奉於景靈宮禮文咸秩前事之失義當是正方百官就列祇見祖宗恐非大小之臣交相致恭之時望寢罷從之

己巳詔正旦朝會日引駕殿前左右班及人員俟至殿閣即分立於殿東西挾行門立於龍墀東西勾欄內起居郎舍人左右巡使並就本位拜其起居郎舍人朔日

視朝拜亦準此 比部員外郎王子韶乘驛原武埽致祭以決口塞也 吏部尚書李清臣言奉詔點閱朝會應奉事欲令執事高品以下並服介幘絳服大帶革帶鞭履方心曲領從之

庚午上批朝廷哀矜庶獄無有遠邇之別苟或淹留宜一體督治成州奏造妖人趙福繫八十餘人案上歲餘累經巡白並不與奪及點檢催促行下於是判刑部大理卿以下二十人御史中丞以下十人罰金展磨勘年

有差 詔應封贈文臣自大中大夫武臣觀察使以上
吏部議奏降付中書省取旨餘官奏鈔上門下省不用
詞仍許以三公三師及東宮三師三少封贈 御史臺
言準詔遼使見辭日並特起居其前後三日內當起居
權罷今月壬申紫宸殿遼使見來年正月六日垂拱殿
朝辭若各用本殿班即見日望參班赴辭日六參班赴
詔並用望參班

辛未西南龍蕃首領過轄使龍已達并部落廖各等凡

三百七十六人入貢 賜原武埽役兵錢有差

壬申遼主遣長寧軍節度使耶律儀太常少卿乾文閣
待制趙庭睦來賀正旦 詔自今入遼使副如受禮處
赴燕遇勸酒須飲盡 詔河北立額步軍各於逐指揮
額外招百人

乙亥以左領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郭獻卿為開州團
練使 贈皇城使嘉州團練使寇偉引進使均州防禦
使供備庫使溫普皇城使嘉州刺史左藏庫副使李仕

言文思使西京左藏庫副使周輔良們都並供備庫副使孫慶李世忠並左藏庫副使內殿承制李信羅渠甘師道並文思副使瑪克密鄂特桑李仕安張仲謨並西京左藏庫使皆以隨軍沒於永樂城也又錄死事者東上閣門副使景思誼等九十人父子弟姪孫及壻妻兄遷官者十四人授東頭供奉官一人左右侍禁各一人左右班殿直二十四人奉職借職百五十六人差使二人有餘資及無子孫賜其家錢各有差

丙子詔諸承議郎以上及幕職州縣官并未入官人歷任無私罪徒及入官贓失入死罪并勒停銜替後已經一任者許試刑法無人奏舉聽於吏部及所在官司投狀乞試見在外任官及授黃河地分見闕者不許就試諸舉官試刑法者尚書刑部官大理長貳歲各十人侍從三省六曹御史開封府推判官及監司各七人

是冬絳州羣盜王達等阻山橫行劫略達張紅繖以入縣鎮詔提點刑獄黃廉督捕盡十二月悉捕斬之

廉行狀有

此要考王達事

因撮取附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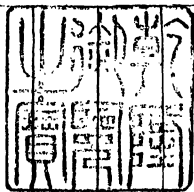
是歲復程鄉縣為梅州

新紀書後置梅
州舊紀乃不書

置瀘州樂共

城廢蘭州勝如智固二堡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三

十五人斷大辟二千八十五人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十四

二五

詳校官檢討

臣

劉錫五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原任編修

臣

林樹蕃

謄錄監生

臣

溫廷鑑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十二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六年春正月丁丑朔御大慶殿受朝先是上以朝
會儀物敝當改為詔閣門御史臺詳定朝會儀更造仗
衛輿輅冠服至是始陳於殿既而儀鸞司夜半撤覆輅
幕屋屋壞毀新主輅上不憚久之乃詔儀鸞司監官衝

替案大理寺問罪并案太僕寺殿宿官以聞後寺永安

宗奭王得君各罰銅三十斤衝替入內西頭供奉官王

達殿頭李永吉各追一官罰銅三十斤勒停高品陳惟

和追兩官勒停

麗元英丈昌雜錄云除夜三更大風北來拔幕屋壞新玉輅入地數尺玉飾皆

碎觀者駭愕與寶錄畧不同舊紀書御大慶殿受朝始用新樂覆輅屋壞毀玉輅新紀但改覆輅屋作幕屋林希野史云元豐六年癸亥正月丁丑上御大慶殿受朝前此有詔重詳定元會儀比舊多所更易羣臣冠服佩綬建中仗衛一新值慈聖上仙今始行之門下侍郎秦祥瑞舊有表辭中書省中明畫昔今禮部撰表余首為之給市中陸佃押案至東階下侍郎章惇受以升詣御座前揖笏跪讀上壽時百官未及班侍旨屢促班始半

上已升座三省官奔走而赴退易常服至內東門拜表
余八省首拜此表舊五輅設於殿門外今設於廷中有
司預設幕屋於廷東以藏輅命以是日四鼓出輅而除
幕屋自三館便門輦屋木權置館中余質明先至廷中
聞廡間有人呻吟甚苦疑而不敢問也見廷中但設四
輅而舊輅處已無屋見一物傾仆於地品目甚多尚昏
黑莫能辨問守衛者何物云玉輅也中夜為屋倒所壞
及朝會畢入館中正字鄧謹思館吏王元云昨夕宿直
親開館門內其輦木至中夕有三中貴示折屋方出四
輅遽遣百餘人登屋而折之昏暗中又去其旁支之柱
以故屋摧而玉輅壞百餘人皆墮地折手足壞頭而號
哭之聲喧然扶輿而出死者四人餘皆困重將死余出
左扉屍橫屋道左以俟檢驗妻子守之而哭蒙紫袖衫
即儀鸞司也本司官三人王遠李永吉陳惟和惟和最
橫是夜以杖驅逼人登屋玉輅非太僕所藏上命宋用
臣劉援於後苑新創者但用太僕駕士耳二丞王得君

安宗與自請入守宿中夜惟和逼之拽輅二人不從惟和遂撤屋急引四輅而屋隕矣上批付大理禁勘聽時斷御藥竇仕宣法服而侍立上受賀畢起入閣仕宣忽自御座踣於地跌其足冠佩狼藉扶歸不能起二事可怪按希所載甚詳國史太簡因附注此

戊寅詔救護廣武埽官吏轉運副使向宗旦以下六人減磨勘一年餘人各減年升名賜帛有差

己卯荆湖南路轉運司言邵州蒔竹縣接近芙蓉石驛未歸明溪洞各願納土乞增賜公使錢詔賜錢千緡

兩紀

並附
年未

詔造軍器及戰車所不隸御史上察

壬午趙高奏近西人齋到文字已具聞奏竊慮再遣人齋文字來界首堅要赴本司出頭未審許與不許收留詔如西人再將到文字仰繳連聞奏差來人留住聽候朝旨續詔其留住人止作經略司意度不得稱聽候朝

旨

密記六
日事

癸未詳定禮文所言祭之有蜡所以報萬物之成功然歲之豐荒有異四方之順成不等則報功之禮亦不得一故記曰八蜡以祀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歷

代蜡祭獨在南郊為一壇伏請蜡祭四郊各為一壇以祀其方之神前期司農闢有不順成之方不報其息民祭仍在蜡祭之後從之

郊廟禮文載此事在元豐四年十月九日此從政和會要

甲申白虹貫日

兩紀並書

乙酉詔晉州神山縣尉李茂昭除名坐部糧至鄜州道亡歸也詔聞新城四面濠溢毀公私舍屋土田委楊景略估直給之或還以官地其官營房及民墳寺舍屋責京城所管認撥移修蓋詔殿前司選習新法弓馬

使臣五人以名聞於是本司以雷瑜等來上詔分差充
提舉河北東西路保甲司勾當公事以教逐路保丁

開封府言奉詔勘開封縣保正率錢祭神其被率人衆
未敢追逮詔止以見禁人効罪以聞 提舉熙河營田
蕃部司言蘭州及定西城新招弓箭手貧乏無種糧牛
具乞貸錢十五貫與之俟墾地得穀償納從之仍增賜
十萬貫

己丑層檀貢方物層檀南海旁國也國城距海二千里

海道須使風百六十許日晝夜行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國主名亞美羅亞眉蘭傳國五百年十世矣春冬暖貴人以好越布纏頭服土產花錦白疊布不服綾羅絹帛出入乘象馬官有奉其法輕罪杖重者死有稻麥粟胡羊山羊沙牛水牛駝馬魚犀象薰陸木香血竭沒藥鵬砂阿魏蘇合油真珠玻璃葡萄千年棗密沙華三酒交易用官鑄錢三分其齊金銅相半而銀加一分禁私鑄人語如大食國語

新紀書已丑層檀
入貢舊紀附年未

詔

鄺延路經略副使种諤管勾機宜文字汲光各罰銅三十斤蕃官劉永隆降一官朱昇等以赦原諤及經略使沈括輕信汲光奏將劉紹能遇敵不力戰與西人交通皆不實汲光妄信蕃官吹邁造作蜚語教令蕃部誣紹能事以狀告經略司及增秉常以所乘馬遺紹能姪永德以幸賞永隆坐賊支皆會赦勘官御史宇文昌齡言案發紹能自汲光始輕捐金帛巧設規刺旬月之內告狀雜還蓋皆自外不根之言未析端竅而光之用意

陰有所幸故遂操而為實潤色張皇沈括輕聽易搖曾
不以理推較遽憑其狀質於朝廷去年秋師招納之後
繼為光說所間官吏牽於希合證左不索其情然其間
所具款詞尚有不奪其實而括之剡奏去是存非欲置
之無疑以邀朝廷必信朱昇偷安曲從今有司推覈首
尾皆誣括為帥臣乞重行譴黜括先坐別罪安置故特
責謬命已行門下省覆奏以為罰輕乃詔謬罰銅四十

斤光仍衝替

四年二月乙酉紹能陞鈴轄
五年四月甲寅遣昌齡鞠獄

辛卯太子少師致仕趙際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師謚
康靖

癸巳詔給事中陸佃中書舍人蔡卞看詳御史中丞舒
亶論奏尚書省錄目事案罪以聞先是亶奏尚書省凡
有奏鈔法當置籍錄其事目尚書省違法擅不錄目既
案奏而乃以發文書歷為錄目之籍亶以為大臣欺罔
而尚書省取御史臺受事簿亦無錄目字亦奏亶為欺
妄於是詔尚書刑部劾罪而御史翟思王桓楊畏言中

丞按尚書省事不應付其屬曹治曲直故改命佃等

二月

戊午可并此

詔御史六察罷上下半年更易法

奉議郎

駕部郎中王欽臣為陝西轉運副使專在本司前此轉運司言本司官法當分巡州縣歲遍不敢留官在司凡有承受朝省文字不免於巡歷所在追逐故報上行下率多稽違欲乞自今常令一員在司主領職事故欽臣有是命

甲午朝奉大夫直龍圖閣前知桂州張頡落職知筠州

坐不能察蠻賊為寇會赦也

頡三年閏九月除桂州五年七月替今責降按頡坐

不能察蠻寇落職降差遣而本傳不書乃書陳被賞薄且云海外無事可謂疎謬矣

徐禧弟祕

言禧沒於王事所得二資官不忍受詔許之奉議郎

魏綸權知吉州以上批吉州方推行鹽法緊要得人故

也

此據御集元祐初孫升有章

乙未以魯國長公主子莊宅副使曹暄為右驂驥副使
改為如京副使陳國長公主子宮苑副使王殊為東染
院使崇儀副使殖為六宅副使衛國長公主子如京副

使張秉淵為莊宅副使 詔周漢以來帝王陵廟久闕

修治其令州縣以陵地所入租課葺之

兩紀並書詔修周漢以來陵廟

詔諸路提點刑獄司各置檢法官一員 尚書省言

御史臺編一司敕於官制後違法請公使錢御史中丞
舒亶直學士院日於官制後違法請厨錢臺察官朋蔽
不言並乞付有司推治詔大理寺鞫之 太府寺言畿

邑抵當之法外路殊未施行今欲乞許將諸路常平司
市易賒借錢寬剩錢五路各借十萬緡餘路各借五萬

緡充抵當本錢從之 河北提舉保甲司言都副保正
多於教成大保長內選補係主教人員團教一都保人
武藝方且責成又令管本都保公事應副州縣役使以
至期會稽違必遭刑責不惟有妨主教恐非朝廷教養
之意乞應合係本縣於本都保追呼公事止責承帖人
計會追呼毋令親身勾當及管解赴縣從之

丙申經制宜州溪峒西上閣門使果州刺史知沅州謝
麟言昨具狀乞濟師討蕩建置城邑奉詔接納羣酋不

得進兵巧以方略措置遂選差將官進屯控要縣寨招降元謀賊首羅世念并逐峒頭領種族四千八百人齎所劫溪峒都巡檢使印赴軍前衣甲器械二萬并生界思廣峒酋長具到人煙戶千四百二十七口六千二百六十三納土歸順其傑黥酋首已付有司聽朝旨措置

兩紀書安化州思廣峒內附於歲末

詔謝麟領果州刺史減磨勘三年皇

城使昭州刺史帶御器械和斌領榮州團練使知安化州及思廣等五十二洞首領羅世念為內殿承制蒙承

想蒙全聖蒙光趙並為西頭供奉官蒙全叫蒙令件蒙
懷忽蒙光速潘曹並為侍禁潘全劒為奉職並給俸與
春冬衣初安化上中下三州及北遐鎮月赴宜州公參
及中賣板木宜州歲四管設及三歲聽蠻人二百九十
四輸所貢兵械於思立寨本州支給賞賜及其道費補
知州奉職監州借職有官遷一資其班行則加勲皆宜
州溪峒司施行前知宜州錢師孟通判曹觀擅裁損例
冊酒食不如舊買板木不及賈賞答貢物估賈虧其實

遷補文字至五年不給故自五年三月侵掠省地經略
司問致寇狀而宜州但以山稻不稔溪峒大雪牛羊死
為言經略司亦不能察也其五月效用前如京使費萬
戰死六月知宜州王奇戰死事聞詔以麟斌經制溪峒
事以覲師孟屬吏馬世念兄弟兒姪百六人補西頭供
奉官右侍禁披帶班下班殿侍令謝麟分擘於廣南荆
湖路監當物務及指使去年九月庚寅可并此先是和斌為廣西
鈐轄經略司委斌率步騎三千討羅世念當盛夏晝夜

趣兵趨懷遠寨曰此要害之地得之則生矣或曰奈何
背龍江邪斌笑曰此所以生也因示弱以驕之將士悉
恐斌暇逸自如既兼旬廼大閱蠻人覘知兵少果大至
斌親至營出俸錢為酒肉以勞諸軍曰吾雖老思效死
以報國翌日見敵進退惟吾所視不如令者誅夜選將
迎敵密戒以望敵則走衆聞報皆恐斌安卧不動凌晨
報益急斌從容會食度誘之至平坂列八陣以待之張
疑兵左右山上戒軍前賈販者瞰江壁立賊登佛子嶺

見兵衆大驚斌分騎兵出其傍身不乘馬被甲步出策
先鋒陣將士皆力戰蠻人大敗遣北遐鎮蒙利等求納
款時謝麟被命經制未至而斌已破賊矣或欲益兵進
討開置城邑會朝廷以斌同經制事斌從容講畫進屯
要害以圖撫納世念遂率其酋黨內附云

此據曾布作
墓誌斌六年

正月二十日為榮團二月二十四日
為巡檢使八月二十四日知邕州

西南龍蕃進貢

使龍已達補保順將軍餘六十餘人各補將軍郎將有
差

丁酉詔陝西河東路常平倉糴價不得過轉運司河北
諸司糴價不得過措置糴使司 陝西轉運副使范純
粹奏臣訪聞得本路州縣民間甚有闕食去處及逃移
過主客人戶數目不少本司近行下體問虛實今先次
據永興軍長安萬年兩縣及鳳翔府寶雞一縣共三處
申到文狀已是逃移過五千餘戶其餘州縣若供申齊
足必是數目極多臣體問得蓋緣累年不熟又自軍興
以後調發雇率凋弊為甚而集教團教之法方此推行

兼民間以邊事未平妄意私憂加之向春闕食遂此流散臣愚不知所以救止之方深慮關陝根本益致殘弊所繫不輕伏望聖慈更賜採察如臣言不妄即乞詳酌特降詔敕丁寧撫諭及將團教集教之法住罷推行如朝廷相度更有可以安輯休養事件並乞聖慈特賜處分貼黃臣體問得集教團教去處內集教百姓除一身在官外不免別遣家丁往復饋餉其團教之人雖去家不遠亦於農作不無妨廢當凋弊流移之際欲其安輯

休養則今來教法恐非先務臣愚不識忌諱誠以上體
陛下愛育百姓之意不敢雷同坐視緘默避隱輒以狀
上聞此狀係臣所辟管勾文字官胡僧儒書寫印發不
敢付吏以防漏露如蒙施行只乞作朝廷訪聞內賜指
揮純粹奏議乃六年正月二十一日發二十
六日有旨罷團教集教或因純粹奏也

戊戌詔自今樞密院已得旨事更不送尚書省具鈔徑

送門下省覆駁訖自樞密院直下尚書省施行

五年九月十四

壬辰詔
合參考

詔右監門率仲絕貸死除名依從黨例鎖閉

坐令侍婢以藥粥毒妻夏氏死也 詔太醫生八人四

廂使臣各轄二人凡商旅與窮獨被病者錄名醫治會

其全失為賞罰法人月支合藥錢二千從兩浙轉運副

使許懋請也 大理寺言內侍黃門宋訪下直日闌入

需雲殿裏幙被當闌入殿門私罪徒該赦原詔勒歸本

院班

己亥禮部言每歲祀昊天上帝感生帝祭皇地祇神州
地祇皆祖宗配序差中書舍人一員前二日詣太廟本

室奏告或時闕員改差不逮看詳宗廟時享既用宗室攝事奏告亦用宗姓奉承廟享為宜從之 太常博士

何洵直言祀感生帝祭神州地祇以祖宗配而三獻奉俎官與祀上帝祭皇地祇不同臣伏請自今祀感生帝神州地祇並依南北郊禮神州之祭既當與地祇為一體謂宜致齋之內不游幸不作樂禮部看詳神州地祇感生帝視南北郊即有隆殺之節天地之祭自有著令餘乞且仍舊貫又言諸祠祭以禮部為獻官以戶部兵

部工部為奉俎官而吏部刑部無事於其間非所謂官
聯也臣伏請自今諸大祠除執政官宗室節度使以上
為初獻官掌誓戒外餘以吏部尚書掌之仍以刑部尚
書泣誓戒禮天神升烟惟親祠以百束為定制餘祀少
者乃止一束而已每祠燭火熒然恐非達氣報陽以類
求神之意欲積薪高廣而燎之不必以栢欲依洵直所
請從之

四年十月
甲子當考

詔皇城使丹州刺史張藻左藏庫

副使張永昌各遷三官賞出界獲級也詔涇原路經

略司近西賊入隆德寨老幼牛羊橫見剽略乃是寨官不稟戒敕預為清野之計可械繫索罪以聞後寨主賈宗諒衝替巡檢張志等勒停餘監押以次各贖銅降官有差詔客省使王淵入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梁從政按閱開封府界第一第二將兵

庚子樞密院上景福殿使武信軍留後入內副都知李憲磨勘詔憲昨坐拘欄商人貨權買報上不以實雖該德音可展磨勘一年尚書省乞都司置御史房主行

彈糾御史察案失職并六察殿最簿從之

此年二月十六日甲子并

政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丙申并合參對

詔宗室非袒免親蔭補外官父

祖俱亡年未及者於合出官年限內減半支本官俸從

宗室令埤請也

詔京東轉運副使吳居厚本路轉運

判官闕具名以聞

六月壬子除馬稱

自今禁軍馬軍保甲教

閱隸樞密院

辛丑詔權京西路轉運使向宗旦權判官唐義問不能

經營財利每有費用悉干朝廷職事不修各特衝替時

上以吳居厚使京東財利豐羨故宗旦義問有是責
詔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司劾本路轉運判官吳潛以聞
潛妄奏交趾欲借米故也

壬寅戶部言準朝旨諸路提舉官散斂常平物可自行
法至今酌三年之中數取一年立為額歲終比較增虧
今以錢銀穀帛貫石匹兩定年額散一千一百三萬七
千七百七十二斂一千三百九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
九元豐三年散一千三百一十八萬六千一百十四斂

一千五百萬四百二十二比較散增二百一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二斂增一百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三元豐四年散一千三百八十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六斂一千一百九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四比較散增二百七十九萬九千九百六十四斂虧一百九十八萬六千五百一十五詔三年四年散多斂少及散斂俱少處戶部下提舉司分析以聞

食貨志同但增自熙寧立法之初至元豐末凡水旱賑恤饑饉之財用取

具至今賴焉今不取

連州言軍賊李小八等持兵行劫詔委提

點刑獄陳知和擇使臣選募勇敢一百人督捕 詔權
開封府推官祖無頗內東頭供奉官甘師顏各減磨勘
一年以修治開封府界至滑州虜使道路畢也 詔廣
南西路轉運判官許彥先提舉常平等事劉何赴樞密
承旨司講議廣西峒丁依開封府界保甲集教團教法
所用錢糧與經略轉運司計置 工部言據都大提舉
修護西京河陽黃河隄埽內殿承制李崇道等言準都
水使者范子淵牒已得旨疏治廣武埽對岸石叫渡大

和坡舊河分行水勢以紓南岸今欲自溫縣大河港開
鷄爪河接續至大和坡下武陟縣界透入大河分減得
廣武埽水勢用夫四萬七千三百看詳欲依崇道所乞
從之 詔官司如轄下有申請並須明具合用條例行
下不可泛言依條施行從提舉京西常平等事黃定請
也 以聽宣周氏為掌簿管勾尚書內省公事 門下
省駁奏福州成果十將鄭青以功轉副都頭妻詈母毆
妻死中書擬杖脊刺面配五百里情輕法重不當捨功

而專論其罪詔於副都頭上降兩資仍杖之上批聞
陝西永興秦鳳兩路人戶以連年薄收加之軍興調發
人力不易往往逃移轉食者若不多方存卹必是轉加
流亡及聞提舉保甲司見點擇團教及勾呼集教百姓
亦是以方今邊事未息轉相驚疑藝成之後分戍極塞
情尤不安兼近以轉運司未封樁闕額禁軍衣糧已降
朝旨第三番集教候封樁錢糧日施行訖以此人情財
用目下皆施行未得可速降指揮仰提舉保甲司將已

選擇在集教場見教人依舊教閱候事藝成就聽朝旨
按試放散外餘應兩路集教團教並權罷候邊事了日
施行并合賑濟逃亡事件仰提舉司疾速體量艱食去
處依條施行并下提點刑獄司遍巡轄下州軍體量見
今疆劫賊盜除一面嚴緊捕捉外其未獲大數疾速聞
奏此據御集正月二十六日事今實錄朱本乃於是日
書云詔河北兩路集教團教權停其艱食逃移戶如
法賑恤之朱本蓋不詳也二十一
日范純粹奏云云此詔實施行之

癸卯詔滑州通判蘇注修北使道路有勞其先緣小吳

口決衝替可特免 施州言乞詔置勇敢注籍依舊着
業習學武藝應副緩急事宜從之 太常博士何洵直

言春秋遣官拜陵用牲牢俎豆具祭服行事殊不應禮
謹案自秦漢即陵所為寢殿有事生之具今四時孟月
朝獻景靈宮純用時王之制則與陵寢義歸一體伏請
自今朝拜諸陵並薦牙盤食獻官常服行事又儀制令
廟社宮門立戟二十四陵下宮乃藏衣冠之寢請依
令立戟從之 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司言被詔買修京

城南桑檀木等欲依河防例於民間等第科配上批只令於出產處採買及置場募人結攬和買不得配擾

乙巳上御崇政殿閱燕達所肄習殿侍七十人各步射一石四斛弓上問能加力否皆曰願射一石七斛力上令易弓皆引滿顧謂樞密都承旨張誠一曰人材事藝大抵相若教幾多時誠一對曰半年上曰在教未久首能應格並與三班借職各賜袍笏銀帶沿邊指使上又顧燕達曰殿侍教者幾人達曰八十二人上曰在教者

不獨殿侍八十一人中幾人為殿侍達不能對 詔戶部尚書安燾同本部郎官立省曹寺監新舊吏祿法宣德郎守大理正賈種民為吏部員外郎給事中陸佃繳奏吏部郎官實與選事非種民刑法之吏所宜冒處乃改駕部 御史王桓翟思楊畏言前知沂州朝請郎董揚休授臣文字一卷指說京東路轉運判官吳居厚提舉常平等事彭持不公事乞根治詔揚休本京東監司案發衝替其說事又非干已可勿治 詔西賊渡河

直抵蘭州城下人數不少本州並不預知此乃候望之人全不得力委李憲一面行遣訖奏 提舉河北保甲司言乞義子孫舍居壻隨母子孫接脚夫等見為保甲者候分居日比有分親屬給半詔著為令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十三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六年二月丁未朔大理寺上兩地供輸人周辛祖
順祖六兒私過北界與崔學郎等覘事案犯在赦前詔
周辛祖順祖六兒各處斬 賜熙河蘭會路經略使苗
授對衣金帶銀絹五百同經制通直郎趙濟三百馬申

二百餘官吏有差以築通遠軍榆木岔熨斗平蘭州勝

如保等勞也

五年年末實錄書廢蘭州勝如智固二堡六年二月苗授乃以築勝如堡受賜必有

誤當考此年五月戊子追所賜

戊申詔三省吏書功過門下委給事中中書舍人尚書

左右司依舊中書門下比較詔聞廊延諸州昨走散

兵卒帶官器械私易於民間委轉運司立限首納量支

價錢即限滿藏匿依私有禁兵器告賞法

己酉詔給度僧牒千修京城水門詔諸將因調發在

邊其將副任滿訓練精通保明聞奏可令權駐劄路分
具逐將副功過事狀關住營處安撫鈐轄監司勘會未
差出以前并軍回駐劄處治狀及案試保明以聞 詔
燕達王淵取一軍合用人將按試營陣先是上親以古
兵法製九軍營陣凡出戰下營互變分合作止進退方
圓尖直肄習皆盡其妙至是命達等焉 樞密院言昨
大軍至靈州城外遠壕三重無平地可下營及賊決黃
河放水入壕致限隔軍馬不得地利蘭州去黃河不遠

若依此開鑿引河水以為險固縱使旋來填壕亦可出
兵隔壕禦捍即不見近城地勢與河水高下可與不可
疏導欲令李憲委官與李浩詳度以聞從之後以蘭州
地高卒不果行

庚戌詔吏部員外郎劉奉世文及甫各罰銅八斤左司
郎中吳雍六斤御史臺失察官吏上簿坐住滯差周宥
等勾當軍頭司文字會降特責之尚書李清臣仍放罪

五年七月庚子差十月甲子劾稽滯十
二月丙申取旨及今年二月庚戌乃斷

覆按導河司

言自王供埽下直馬村道口東過古月隄循永洛渠東北入新鄉鎮西賈跋村合入御河地形比河水低十八尺為四十九里有奇獲嘉縣在所導河之西地形差高可以修完隄防新鄉淇門洹水三鎮地下又居水衝皆當遷就高處衛鎮苑橋居高阜可不須人功成安魏縣之北當先作隄防障水設於邵澤灤下分流以入漳河鉅鹿灤則深州受其患團岡在衛州西北地形高阜至關城止四里其高五十尺岡脚比關城下高二十三尺

團岡前東西皆有馬棚岡去城尤近地勢下注州城理難固禦兼河港窄隘設東隄又彊即須壅遏上流埽岸必危其衛州亦當遷避據公案見檢討築隄二十里有奇前高七尺後高一丈用夫萬六千梢草四百九十九萬七千竹索簽椿十一萬五千用此可作兩埽若水至隄下止實墊亦須累埽增高所費不貲以此推之則將來歲費可知又況正在水衝勢難沮遏約水而未至岡下已有抹溢之患理須遷徙為便前案視所稱衛州黎

陽內黃三處各可固護緣御河狹小不足容大河七分
之一將來導河下合御河必披岸兩溢作數里浸流勢
須復入舊河刷撲尤甚黎陽縣雖因山為城地形亦下
昨熙寧十年衛州河水抹岸已於西御河隄上深五七
尺若全河北來即當數倍雖如案視所相度作重隄十
六里恐不為功將來水勢必須東西團過乃如洲島歲
費工料不貲極力固護終無所益又案視所欲增夫一
萬於巧婦渦下預開一河使水勢可着黎陽及同山白

祠岡上陽山一帶將來繫橋看詳同山地里曠遠兼所
開河道必不能吞伏大河橫費國財民功億度繫橋又
不可必遂寢之

辛亥吏部侍郎李承之言今議決王供掃導河北行於
南岸之患自原武而下悉皆退背亦可稍緩榮澤之急
至於雄武廣武正當京城之衝要慮患恐不可緩臣謂
宜於理水隄外魏樓減水河之東修大隄際河下接滑
州界大隄依向著地分量置河清兵及選官分巡歲增

榆柳其汴南岸亦準此仍於臨汴常積稍樁以備修塞
萬一不虞得以固守障其東行可使還河似為經久之
利詔都水監詳度以聞其後都水監以力大難成寢之
給度僧牒二百付三門白波輦運司雇裝發歲計并
積年未運官物 三門白波輦運司言乞權借發運司
四百料平底船三百隻運權場鹽貨賞茶等至汜水以
本司船運赴河北詔應副權場物至為重事若有虧欠
或啓戎心上降朝旨取撥無期可選差使臣於發運司

計會限十日差撥既而發運副使蔣之奇言汴網船歲額千七百餘艘近準詔減數止造七百四十八以所減工料價錢封樁本司歲運軍儲六百二十萬石而止用七百餘艘風水拋失尚憂不足兼已有旨許免朝省別司借發雖有申請許執奏不與之法若更分撥與白波輦運司即本司大計必致妨誤乞免借撥從之大理寺言泰州大保長衛和煎販私鹽為首圍掩縣尉責不敢捕私鹽狀詔斬之提舉教馬軍所子弟趙惟簡等

奏臣等係百姓赴所習學近及三年及隨王中正深入西界收復州城乞馬步射各及一石五斗力上情願各加二斗馬步射各一石七斗力步射六箭馬直背射五箭其箭數深淺並乞依本所先拍試體例原降上槩箭數引見呈試御批宜令本所據所欲呈試事藝拍試聞

奏

此據御集一百三十六卷元豐六年二月五日手劄增入熙寧七年九月十九日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元

豐二年五月十四日三年三月十一日五月十一日六月十八日十一月三日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六年二月

五日

壬子詔京西河東涇原秦鳳熙河路團結廂軍盡數差

赴蘭州

又二十
四日

詔熙河蘭會經略制置司計置蘭州

人萬馬二千糧草於次路州軍剗括官私橐駝二千與

經制司令自熙州招運事力不足即發義勇保甲詔左

司郎中吳雍監督趙濟馬申往來催驅般運

二十
四日

李

憲言候展定西域日選熙秦兵及劉昌祚所將各萬騎

掩擊天都詔遣入內供奉官馮景往諭憲天都去熙河

絕遠糧草如何營辦今若嚴守備以逸待勞或可有功

令更商度如勢當興舉即具軍行措置應副畫一以聞
癸丑廊延路經略司言蕃部竒烏本韋家族弓箭手十
將昨為賊所略今誘致有羊馬投來戶二十四口百五
十六詔竒烏遷一資 詔層檀國奉使人常賜外特賜
銀二千兩

甲寅詔梓州路提舉司支坊場錢五萬緡付轉運司應
副瀘州 京西轉運司言歲計上供外橫支錢共四十
九萬緡纔蒙給還十二萬乞盡給還詔京西南北路提

舉司更於坊場錢給五萬緡

丙辰詔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制置使武信軍留後入

內副都知李憲降授宣慶使經略安撫都總管殿前都

虞候沂州防禦使苗授罰銅三十斤經略安撫副使知

蘭州引進使隴州團練使李浩降授四方館使階州刺

史坐西賊犯蘭州幾奪西城門乃覺賊遂乘虛破西關

也

新紀書丙辰以夏人寇蘭州降熙河經略使李憲副使李浩官舊紀不書

洛苑使熙河

蘭會鈐轄王文郁為西上閤門使知蘭州代李浩西賊

之圍蘭州數十萬衆奄至浩閉城拒守文郁請擊之浩
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
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全合肥也走
馬閻仁武曰奉詔令守不令戰必欲啓關當奏劾文郁
曰今披城而出以一當千勢有萬死豈畏劾哉況守則
無必固之勢戰則有可乘之機堅請不已浩許之乃募
死士百餘夜縋而下持短兵突之賊衆驚潰爭渡河溺
死者甚衆收其所虜入城中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云

此據大郁舊傳文郁所以代浩雖緣去年十一月丙戌詔旨亦正因有此功也不知新傳削去何故

丁巳詔復降授奉議郎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楊景略為承議郎以上批景略應副塞原武決河及救護被水民戶治遼使驛道勤勞居多故也詔河北保甲

司教頭等共五十六人保長五人與借職十七人與差使減磨勘二年二十六人與差使授教指使四人遷一資減磨勘三年三人遷一資減磨勘二年兼差充諸縣新置團教場巡檢指使一人遷一資減磨勘三年時河

北保甲肄習成始引見藝昏應格故有是命

三月十七日

戊午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彭次雲言邕州外鎮寨水土
惡弱乞量留兵更戍其餘盡用峒丁於管下諸州以季
月輪差給禁軍錢糧詔許彥先劉何相度後彥先等言
若盡以代正兵防守妨其力農經久非便請計戍兵三
分以一分用峒丁代之季輪二千人赴邕州肄習武藝
從之御史王桓言中丞舒亶論尚書省奏鈔合置錄
目而本省謂無條令專置以亶所奏為欺妄陛下以其

互有辨論遂差陸佃蔡卞取索看詳而錄黃聖旨明言
舒亶妄論奏案亶任諫官御史五六年朝廷大利害亶
安能悉為陛下論列舉無遺事陛下舉一事黜之其誰
曰不然今乃因與都省辨論文法遽付本省屬曹劾其
欺妄改付佃卞又詔以風旨所嚮則是佃卞徒有看詳
之名而事之可否執政先之矣且錄目之置不置非繫執
政之重輕而得罪於大臣如此臣觀其意豈徒在亶是
欲使耳目之官無復議已也不報

正月癸巳
可并此

己未詔吏部員外郎唐淑問自擢任省郎不務悉心營
職託疾便私可差監撫州鹽礬酒稅務淑問以疾屢請
補外上以為不肯任職故也 詔供備庫副使尉氏縣
都監馮堯政遷一官減磨勘二年歲中招兵千二百八
十也 又詔私鑄錢罪至死者比已貸之然其妻屬尚
有編管法其除之自今勿緣坐

庚申皇城使榮州團練使帶御器械廣南西路鈐轄同
經制宜州溪峒和斌為巡檢使專管勾融柳象等州一

路兵甲賊盜

正月十四日八月二十四日此可削

吏部言前慶州安化

縣尉郝宗臣與鹽賊李平鬪捕獲青鹽二十斤當賞格

第一嘗犯賊勒傳詔宗臣改次等合入官 開封府乞

自今本府官吏夜救新城裏火如舊門已閉聽關大內

鑰匙庫差東華門外當宿內臣降鑰從之 大理寺言

瀘州文思副使秦世章內殿承制焦勝侍禁孟文宥各

坐買乞弟首級與子冒賞檢會別案秦世章為乞弟打

誓事追一官勒停押出川界其焦勝當徒一年孟文宥

當徒二年秦世章私罪杖並犯在赦前詔焦勝孟文宥
各追一官免勒停秦世章展一暮敘

辛酉詔差燕達張山甫案試府界第四將軍馬及營陣

詔河北緣邊安撫司雄州管勾機宜文字官自今許

奏舉 詔提舉河北河東路保甲緣邊州軍於今不教

閱地以南二十里外方得置團教場旁近北人小使所

行路並移於五里外 御史楊畏言大理寺近斷邵武

軍婦人阿陳等案上刑部郎中杜紘議以為不當奉詔

下御史臺審定案刑部自侍郎崔台符以下凡四員而絃獨獻議餘官無所可否但據狀申都省台符本法吏陞下擢置近列不思報效循默苟簡無任責之心詔台

符罰銅十斤韓晉卿莫君陳各八斤

六月壬申絃罰銅

种諤奏

西賊於安定堡地分打虜人戶已差官體量今欲指揮沿邊諸將子細探偵敵情如果是待來說話乞通和即依元豐六年正月九日指揮若賊情別有姦謀名言待來說話款我邊備乘我不意奔衝城塞即依元豐五年

十月二十一日朝旨以上二事乞速賜指揮詔种諤所奏二事並不相妨今來因何妄奏朝廷取候指揮令种諤詳前後所降指揮施行并札與本路走馬承受遣官一員親詣被賊去處體量賊馬數目聞奏

密記十
五日事

壬戌詔遼使所過州軍通判令河北都轉運司體量如有年高精神心力不逮之人權暫對移使過界依舊

上批聞諸路剽員猥多蓋將副不能展季教習又不退為廂軍其間亦有避免教習託疾減退致將下多闕額

可令河東陝西路安撫司遣官往遼州軍驗年四十五已下堪披帶雖有小疾不妨挽張弓弩等武藝於元降指揮大分收管據見今武藝降等教習 詔拜諸陵自今各差官太常寺輪長貳餘以宗室遥郡防禦使輪充以太常博士何洵直言熙寧祀儀三陵共差朝拜官員分拜非是故也 詔河北屯田司相度尺寸立塘濬水則季比增減以聞令李諒齋詔往同議毋得張皇漏泄

癸亥定西城置主簿一員從李憲請也憲又言定西城
最扼賊衝元係敵中設置監軍之地當先展築然後併
力蘭州已遣洛苑使康識移兵興役詔從之

此據御集
附見三月

四日康識乃具奏
今不復重見於彼

賜誠州公使錢千緡從知州周士

隆請也

甲子詔供備庫使高遵治西京左藏庫副使張壽各降
一官坐討瀘州南蠻已降惟未納弓刀而輒殺之也既
又以破乞弟巢穴功各減磨勘三年東頭供奉官杜議

計罪應降一官功應減磨勘四年已死賜其家絹二十

匹三省言御史臺六察案官以二年為一任欲置簿

各書其糾劾之多寡當否為殿最歲終條具取旨陞黜

事重者隨事取旨從之

正月二十四日
庚子合參照

工部郎中范

子奇言滑州浮橋每年漲水以前權拆秋深復繫歲費

財力欲於決口下別相視繫定免繫拆及壅遏之患詔

子奇度可繫橋處具利害以聞

丙寅武信軍留後贈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高

密郡王宗達卒上欲即幸其第會兩有司以泥淖聞上命亟治道三日臨奠哭之

丁卯詔軍器監東西作坊賞典太厚造軍器所日役數百人而例得二年遷一官頗僥倖自今每作實役工至萬依舊例 提舉河東保甲司言太原府十三州軍九場集教保甲事藝及格差王淵梁從政按閱 權發遣陝西轉運副使李察言昨察訪李承之乞改華池鎮為寨以故華池縣為鎮其稅務巡守兵員監官皆當隨徙

從之 詔陝西轉運司錢監闕銅興鑄累申金部尚未
支降今軍事未已經費所入豈宜虧耗戶部失於應辦
其稽滯所由御史臺根究以聞後戶部尚書安燾罰銅
八斤侍郎陳安石郎官晁端彥十斤并典級決杖罰俸
贖銅有差

朱本云郎官晁端彥陳安石誤也安石五年四月為侍郎矣

京西轉運

判官江衍言廣武埽年計稍草西京河陽充軍糧草並
闕錢應副乞借五十萬緡詔南北路提舉司共支坊場
錢三十萬緡限五年還 詔右侍禁閣門祇候魯福遷

西頭供奉官涇原路第二將下部將賜裹創絹五十匹
福涇原路準備差使回引見自言面中箭使醫視之鏃
近眼不可出也後福病箭瘡死錄其子堅為三班借職
庚午詔聞熙河路守具闕羶皮委王欽臣具羶三千領
牛皮萬張隨州縣發夫般運 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
公事楊景略獻造供御酒麴用竹圈杖案法詔用之

李憲言計置蘭州糧十萬乞發保甲或公私索駝般運
又慮妨春耕臣已修整綱船自洮河漕至楚隴寨俟廂

軍摺運赴蘭州詔如橐駝舟船運不足須當發義勇保

甲即依前詔

二月六日

樞密院言京西河東陝西團結廂

軍赴蘭州凡一萬五千人詔更於京西刷二千人上

批熙河路見修葺邊備支用浩大近雖已支錢二百萬

緡緣本路百物踴貴支用未足接續以坊場積剩錢一

百萬緡賜之詔熙州權增公使錢三千緡通遠軍二

千緡

辛未种諤言自今捕獲侵犯邊界西人依朝旨施行外

若諸處探子捕獲非作過西界人並乞刺配荆湖或京
西本城從之 詔陝西路帥臣所在通判職官不許監
司差出從知慶州趙高請也 同經制熙河路邊防財
用趙濟兼陝西轉運判官計置環慶路糧草陝西轉運
副使李察計置秦鳳路糧草兼應副熙河路須索提舉
熙河秦鳳涇原路弓箭手營田張大寧權同經制熙河
路邊防財用

癸酉三省言國子監公試所策問諸司之務寺監有所

不究寺監之職六曹有所不察六曹之政都省有所不
悉任其責者殆未足以盡小大相維上下相制之道焉
豈制而用之者法未足與守推而行之者人未足與明
歟欲度今之宜循古之舊而盡由其長則事之衆多且
將有迂滯之患也諸生以為如之何則可策題乃起居
郎蔡京撰詔京具所問事理當如何救正其所取諸生
如何者為上等京言竊以命官不度久矣陛下以日躋
之聖追而復之其本末度數皆取成於心而斷之以獨

智故建長立屬聯事合治官無虛名人有常守稽古揆
今粲然備具萬世之幸也而臣猥以淺學與討論實自
愧恨不能有益聖功之萬一竊以謂聖智作法猶四時
而成歲自唐至周末有一日而具者則講明緝熙今日
之事也而適被詔命校試諸生故輒妄意討論考觀諸
生之政學言不別白當在吏議陛下嘉惠赦臣使畢其
說臣承命震怖敢不盡愚夫朝廷之有百職百職之有
佐屬猶心之運臂臂之使指蓋臂之作止不期運也而

應之於心指之伸屈不期使也而應之於臂何則其血脉各相係屬而通達洞貫故也今設官分職有相隸之名而未有相任之責有相臨之勢而未有相糾之法此臣之所以疑也惟不相察不相任夫人得以相倚則小吏猶豫而不敢行大吏依違而不肯斷事至而莫之決則必有受其敝者矣苟任其責則長貳佐屬同利共憂若手足相營也事之不舉者寡矣雖然察之無時則疲於應命而事不加修其說在察之以月要責之已甚則

煩於究治而人不勝任其說在以律下從第減如此則
士自盡而刑威矣或曰今御史固察事矣臣曰不然夫
官府之治有正而治之者有旁而治之者有統而治之
者省曹寺監以長治屬正而治之者也則其為法當詳
御史非其長也而以察為官旁而治之者也則其為法
當略都省無所不總統而治之者也則為法當考其成
然則長吏察月御史察季都省察歲庶乎其可也臣之
區區竊意於此然以為未足以有行也故策之於諸生

而諸生皆未能有至當之論其等上者多以經義為主
至於對問之言或取其文詞而已

朱本以為無施行削去新本復存之今從

新本

太常寺言郊廟用樂二十簋若遇雨雪則覆以幕

臨祭恐不能應辦自今如望祭即設於殿上監察御史
王桓言祭祀牢醴之具皆掌於光祿而寺官未嘗臨蒞
失事神之敬伏請大祠皆輪光祿卿少卿朔祭及中祠
輪丞主簿監視宰割禮畢頒胙有故及小祠聽宮闈令
或大祝奉禮攝其應進胙者卿少一人望闕再拜進並

從之 都提舉汴河堤岸司言丁字河水磨近為浚蔡
河開斷水口妨關茶磨本司相度通津門外汴河去自
盟河咫尺自盟河下流入淮於公私無害欲置水磨百
盤放退水入自盟河從之

丁字河熙寧八年六月十六
日初置牐水磨初置年月當

考六年八月十二日七
年二月六日六月一日

甲戌樞密院言日晝聖旨諸房月終類聚成冊進呈元
豐四年正月詔樞密院所得聖旨並當日覆奏施行月
終更不進入逐房因此拖滯不即抄錄已責限攢寫欲

自今諸房所得聖旨並當日關送院雜司置簿抄錄月
關時政房從之 太常博士何洵直言熙寧祀儀春秋

仲月祀九宮貴神祝文稱嗣天子臣某九宮貴神功佐
上帝德庇下民以禮秩論之當與社稷為比伏請依熙
寧祀儀為大祠其祝版即依會昌故事開寶通禮書御
名不稱臣又雨師先農皆中祠馬祖先牧馬社馬祧小
祠位一少牢今貴神九位異壇別尊為大祠而共用二
少牢於腥熟之俎骨體不備比之小祠有所弗及謂宜

用九少牢庶於情文相副從之 詔蘭州主兵官李浩

劉振孫王安民留不堪披帶病卒於極邊難得糧草處
李浩坐斥候不明已降官可從重振孫安民各罰銅三
十斤 詔宜州溪峒都巡檢薛應之與蠻賊鬪敗走藏
除名勒停 詔翰林學士鄧潤甫違法支用本院厨錢
已自覺舉御史臺勿劾

